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1215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DOI: 10.65961/crcl-2026-0057

膠遼官話中古入聲韻今讀研究

胡智軒

北京語言大學

提要

文章著眼於山東境內的膠遼官話，結合歷時文獻記錄與共時方言今讀，探索中古入聲韻的演變方向並總結音系規則。文章擬就以下問題展開討論：合盍曷韻見系歸家麻；末鐸韻見系的分合；薛開韻精組與薛合韻精組的分合；薛月屑合韻見系與藥覺韻見系的分合；藥韻精組與鐸韻精組的分合；末韻的歸派；德職莊陌麥韻的歸派；覺韻歸家麻；屋燭韻知章組歸魚模的異讀。

關鍵詞

膠遼官話，中古入聲韻，歷時演變，語音配列

© 2026 胡智軒。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 漢語方言卷》（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編 2012: 18）圖 B1-4“官話之四”顯示，膠遼官話在山東的分佈主要包括威海、煙臺、青島的全部與濰坊的大部。本文所引歷時材料除青島暫缺外，於威海、煙臺、濰坊三地皆有涉及。此前一些研究認為，膠遼官話比較完整地繼承了周德清（1277–1365）《中原音韻》（1324，下文簡稱《中原》）的音系，如知二莊與知三章保持區別、精組三四等與見曉組三四等對立、清入歸上等特點均為二者共有。韻母的情形除劉淑學（2000: 131–134）針對宕江曾梗通五攝有所討論外則相對不被青睞，目前仍有深挖的空間。同時，任何語言在守舊之餘亦兼具激進的一面，換言之，膠遼官話聲母和聲調的存古意味著韻母的創新——附此一提，精知二莊合流、日母歸零聲母和來母、次濁平歸陰平、次濁入歸上、全濁入歸去等特點也絕難談得上存古。以此為出發點，文章擬梳理近代文獻相關記錄，結合現代方言調查材料，探索中古入聲韻在膠遼官話的歷時演變。

2. 膠遼官話入聲韻的文獻表現

2.1. 傳統韻書

2.1.1.《雜字韻類輯要詳解》

民國抄本，作者不詳，下文簡稱《詳解》。該書封面有“地北頭”等字樣，今招遠、萊陽、海陽均有同名村落。根據特字“劣”*lə 與仙$_{合}$、薛$_{合}$、諄韻精組的表現，可知該書兼具煙臺南部與北部的特點，音系基礎可參考棲霞$_{亭口}$。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蛤”*ka，“瞌”*kʰa。

末鐸韻：“各”*kuə，“闊”*kʰuə，“郝”*xuə，“噩”*uə。

薛$_{合}$韻：“絕”*ʦie，“雪”*sie。

薛月屑$_{合}$韻：“決”*kye，“闕”*kʰye，“穴”*xye，“月”*ye。

藥覺韻：“角”*kyə，“殼”*kʰyə，“藥”*yə。

德職$_{莊}$陌麥韻：“百”*pə，“魄”*pʰə，“墨”*mə，“德”*tə，“特”*tʰə，“勒”*lə，“側”*ʦə，“冊”*ʦʰə，“塞”*sə，“格”*kə，“克”*kʰə，“黑”*xə，“額”*ə，“國”*kuə，“惑”*xuə。

屋燭韻：“妯”*ʦu、*ʦy 兩讀。

2.1.2.《十五音》

抄本，作者、地點均不詳，惟封面寫有“丙辰年乙丑季夏抄”字樣，下文簡稱《十五》。根據張鴻魁（2007: 39）的研究，該系列韻書最早出版於民國元年（1912），由此可知“丙辰年”當為民國五年（1916）。根據精知二莊合流為 *ʦ 且與知三章 *ʧ 有別的特點，此書的音系基礎應在萊州東北部。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割”*ka。

末鐸韻：“郭”*ko，“闊”*kʰo，“豁”*xo，“郝”*xuo，“惡”*uo。

薛月屑$_{合}$韻：“掘”*kye，“缺”*kʰye，“穴”*xye，“越”*ye。

藥覺韻：“覺”*kyo，“卻”*kʰyo，“學”*xyo，“約”*yo。

德職$_{莊}$陌麥韻：“白”*pei，“拍”*pʰei，“脈”*mei，“得”*tei，“忒”*tʰei，“肋”*lei，“窄”*ʦei，“測”*ʦʰei，“色”*sei，“隔”*kei，“刻”*kʰei，“赫”*xei，“阨”*ei，“國”*kuei，“或”*xuei。

屋燭韻：“妯”*ʧy。

2.1.3.《精集洪武正音字辨》

抄本，無作者、地點信息，不同版本的抄錄時間有“歲於庚辰樵錄、庚申小陽月二十五日抄成、歲次甲辰抄、歲次癸巳季冬”四種，下文簡稱《字辨》。此書知莊章組 *ʧ 與精組 *ʦ 不混，結合入聲韻的表現，其音系基礎當在萊州西南部。入聲韻讀音如下：

末鐸韻：“括”*ko、*kuo 兩讀，“廓”*kʰo，“壑”*xuo，“惡”*uo。

德職$_{莊}$陌麥韻：“北”*pei，“迫”*pʰei，“默”*mei，“德”*tei，“忒”*tʰei，“勒”*lei，“賊”*ʦei，“塞”*sei，“擇”*ʧei，“拆”*ʧʰei，“色”*ʃei，“革”*kei，“克”*kʰei，“黑”*xei，“國”*kuei，“或”*xuei，“額”*iai。

屋燭韻：“軸”*ʧu、*ʧy 兩讀，“叔”*ʃu、*ʃy 兩讀。

2.2. 傳統韻圖

2.2.1.《韻譜》

牟應震（1744–1825）著。周賽華（2023: 97–103）考定其為早期棲霞方言，其說合理。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蛤”*ka，“磕”*kʰa，“夕”*a。

末鐸韻：“各”*kuo，“廓”*kʰuo，“壑”*xuo，“愕”*uo。

薛月屑$_{合}$韻：“厥”*kye，“闕”*kʰye，“月”*ye。

藥覺韻：“腳”*kyo，“卻”*kʰyo，“學”*xyo。

德職$_{莊}$陌麥韻：“北”*pe，“迫”*pʰe，“墨”*me，“得”*te，“忒”*tʰe，“黳”*ne，“勒”*le，“則”*tse，“城”*tsʰe，“塞”*se，“側”*ʧe，“拆”*ʧʰe，“色”*ʃe，“革”*ke，“克”*kʰe，“黑”*xe，“厄”*e，“國”*kue，“惑”*xue。

2.2.2.《字本》

作者不詳，因起首有“國語字母”即註音符號的相關介紹，可知寫定時間不會早於民國七年（1918）。根據精知莊章合流與入聲韻的表現，此書反映了一種牟平、環翠過渡地帶的方言。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葛”*ka。

薛月屑$_{合}$韻：“厥”*kye，“闕”*kʰye，“悅”*ye。

藥覺韻：“覺”*kyo，“卻”*kʰyo，“學”*xyo，“約”*yo。

末韻：“潑”*pʰe。

德職$_{莊}$陌麥韻：“百”*pe，“麥”*me，“得”*te，“特”*tʰe，“稙”*ne，“勒”*le，“摘”*tse，“拆”*tsʰe，“色”*se，“格”*ke，“客”*kʰe，“黑”*xe，“額”*e，“國”*kue。

2.3. 傳統音註

2.3.1.《音韻註略》

張彭緒撰，1851 年葆真堂刻本，下文簡稱《註略》。根據正文首頁“山左登郡福邑”人氏的自述，結合入聲韻的特點，可知這是反映早期福山方音的文獻。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蛤”*ka，“瞌”*kʰa，“欱”*xa，“盒”*a。

末鐸韻：“括”*kuo，“恪”*kʰuo，“豁”*xuo，“鄂”*uo。

薛$_{合}$韻：“雪”*sie。

薛月屑$_{合}$韻：“掘”*kye，“缺”*kʰye，“血”*xye，“越”*ye。

藥覺韻：“角”*kyo，“確”*kʰyo，“學”*xyo，“鑰”*yo。

德職$_{莊}$陌麥韻：“白”*pe，“拍”*p^{h}e，“麥”*me，“得”*te，“忒”*t^{h}e，“勒”*le，“則”*tse，“測”*ts^{h}e，“色”*se，“格”*ke，“刻”*k^{h}e，“黑”*xe，“額”*e，“國”*kue，“或”*xue。

屋燭韻：“屬”*tsy。

2.3.2.《音註雜字》

刻本，所據底本與反映諸城方言的《音註四言雜字》丙本一致（王君君 2023: 88–92），僅在音註上有所改動，下文簡稱《雜字》。根據精組與知二莊合流且與知三章有別的特點，可知與《十五》同為萊州東北部方言。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葛”*ka。

末鐸韻：“闊”*k^{h}ə，“郝”*xuo，“惡”*uo。

薛月屑$_{合}$韻：“決”*kye，“缺”*k^{h}ye，“月”*ye。

藥覺韻：“角”*kyo，“卻”*k^{h}yo，“鑰”*yo。

德職$_{莊}$陌麥韻：“白”*pei，“墨”*mei，“勒”*lei，“宅”*tsei，“色”*sei，“槅”*kei，“克”*k^{h}ei，“赫”*xei，“國”*kuei。

2.3.3.《拜新年》

薇齋懶儂著，是抄錄於民國廿三年（1934）的方言戲文。根據全濁平聲“頭”讀同全清“豆”、微母“望”讀同明母“忙”、見系開口二四等“街見”讀同精組“醉箭”等特徵，可以判斷是文登、榮成一帶的方音。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喝”*xa。

覺韻：“角”*tsia，“捉”*tʂua。

2.4. 記音文獻

2.4.1.《配音書》（*Phonetic System of Writing the Tengchow Mandarin*, 1872）

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 1821–1902）著，是一份聲韻配合表，下文簡稱《配音》。此書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系統記錄膠遼官話的傳教士文獻，[1] 反映了牟平方音。入聲韻讀音如下：

---

[1] 高氏三年前出版的《文學書官話》（*Mandarin Grammar*, 1869）所記音系與聲韻調特點大多與煙臺符合，惟音系當中 /iai//ie/ 無別，故未能肯定。

合盍曷韻：“葛”*ka，“渴”*kʰa，“喝”*xa。

末鐸韻：“惡”*uə。

薛月屑$_{合}$韻：“決”*kye，“缺”*kʰye，“穴”*xye，“月”*ye。

藥覺韻：“腳”*kyə，“卻”*kʰyə，“學”*xyə。

德職$_{莊}$陌麥韻：“白”*pɤ，“拍”*pʰɤ，“陌”*mɤ，“得”*tɤ，“特”*tʰɤ，“勒”*lɤ，“則”*tsɤ，“拆”*tsʰɤ，“色”*sɤ，“格”*kɤ，“客”*kʰɤ，“黑”*xɤ，“厄”*ɤ。

覺韻：“捉”*tsua。

2.4.2.《漢英韻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4）

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著，該字典收錄了芝罘（Chefoo）方音，下文簡稱《漢英》。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合”*ka。

末鐸韻：“閣”*kuə，“闊”*kʰuə，“豁”*xuə，“鄂”*uə。

薛$_{合}$韻：“絕”*ʧiɛ，“雪”*ʃiɛ、*ʃyɛ 兩讀。

薛月屑$_{合}$韻：“訣”*cyɛ，“缺”*cʰyɛ，“穴”*çyɛ，“悅”*yɛ。

藥覺韻：“角”*cyə，“卻”*cʰyə，“學”*çyə，“藥”*yə。

德職$_{莊}$陌麥韻：“百”*pə，“魄”*pʰə，“脈”*mə，“得”*tə，“特”*tʰə，“勒”*lə，“摘”*tsə，“策”*tsʰə，“色”*sə，“黑”*xə，“厄”*ə，“國”*kuə，“或”*xuə。

2.4.3.《官話類編》（*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1892）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著。此書收錄了〈登州音節表〉（Têngchow Sound Table）與〈濰縣音節表〉（Weihien Sound Table）兩種聲韻配合表，前者大概是蓬龍小片的材料，下文簡稱〈登州〉；後者是濰坊城區的材料，下文簡稱〈濰縣〉。〈登州〉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蛤”*kɑ，“磕”*kʰɑ。

末鐸韻：“闊”*kʰuə。

薛月屑$_{合}$韻：“決”*cye，“穴”*çye，“月”*ye。

藥覺韻：“角”*cyə，“卻”*cʰyə，“學”*çyə，“約”*yə。

德職$_{莊}$陌麥韻：“得”*tɤ，“忒”*tʰɤ，“勒”*lɤ，“則”*tsɤ，“策”*tsʰɤ，“色”*sɤ，“刻”*kʰɤ，“黑”*xɤ，“額”*ɤ。

〈濰縣〉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蛤”*kɑ，“磕”*kʰɑ。

末鐸韻：“闊”*kʰuə。

德職$_{莊}$陌麥韻：“得”*tei，“忒”*tʰei，“賊”*tsei，“策”*tsʰei，“塞”*sei，“窄”*tʂei，“拆”*tʂʰei，“色”*ʂei，“格”*kei，“刻”*kʰei，“赫”*xei，“厄”*ei。

2.4.4.〈北方方言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1894）

佛爾克（Alfred Forke, 1867–1944）著，下文簡稱〈比較〉。這是一份以北京音為核心，涉及天津、祁州、濟南、登州、太原、合肥、南京、河南的字音對照表。根據知莊章組 *tʂ、*ʧi 與精組 *ts 不混和入聲韻的特點，登州部分的基礎音系大概是乳山、牟平、文登交界處的過渡方言。入聲韻讀音如下：

末鐸韻：“闊”*kʰo，“豁”*xuo。

薛月屑$_{合}$韻：“缺”*cʰye，“月”*ye。

藥覺韻：“角”*cyo，“確”*cʰyo，“學”*çyo，“虐”*yo。

德職$_{莊}$陌麥韻：“北”*pə，“德”*tə，“特”*tʰə，“勒”*lə，“則”*tsə，“窄”*tʂə，“冊”*tʂʰə，“色”*ʂə。

屋燭韻：“竹”*ʧy。

2.5. 小結

中古入聲韻在膠遼官話的發展既存在共性，也保持差異。相同點共三處：合盍曷韻見系歸家麻 /a/；覺韻歸家麻 /a/；屋燭韻知章組存在魚模合口 /u/ 和撮口 /y/ 異讀。不同點共六處：第一，末鐸韻多數文獻合流為 /uo/，只有《十五》《字辨》《雜字》〈比較〉存在 /o//uo/ 的參差；第二，薛$_{開}$韻精組與薛$_{合}$韻精組在《十五》《字辨》《韻譜》《雜字》〈濰縣〉〈比較〉保持 /ie//ye/ 對立，其餘均合流為 /ie/；第三，薛月屑$_{合}$韻見系與藥覺韻見系多數文獻保持 /ye//yo/ 的區別，僅《字辨》〈濰縣〉合流；第四，藥韻精組與鐸韻精組多數文獻保持 /yo//uo/ 的區別，僅《字本》《配音》合流為 /uo/；第五，末韻僅《字本》歸車遮 /e/，其它文獻歸歌戈 /o/；第六，德職$_{莊}$陌麥韻存在三種歸派方向，《十五》《字辨》《雜字》〈濰縣〉歸齊微 /ei/，《詳解》《配音》《漢英》〈登州〉〈比

較〉歸歌戈 /o/，《韻譜》《字本》《註略》歸車遮 /e/。值得注意的是，受文獻性質所限，《字本》《配音》藥韻精組讀 /uo/ 與《字本》《配音》〈登州〉薛$_{合}$韻精組讀 /ie/ 兩種現象並不能直接從原書的例字獲知，而是根據聲韻拼合關係呈現的空格推導出來的，詳見 3.2 節。

3. 膠遼官話入聲韻的歷時分析

以文獻表現為截面，底下結合入聲韻及相關現象今讀一併觀察，進而發掘中古至今的演變脈絡。中古音以張光宇（2019）前切韻系統為準，共時材料取自相關調查報告和學位論文，詳見附錄。根據音類來源、分合關係、演變機制等異同，上述九個專題可合併為四個類別展開討論：外轉攝一等韻；外轉攝合口三等韻；前中元音類；存古類。

3.1. 外轉攝一等韻

3.1.1. 合盍曷、鐸$_{開}$韻

合盍曷韻見系普遍存在 /a//uo//o/ 三個層次。其中，/a/ 為白讀，/uo//o/ 為文讀，例如：海陽$_{方圓}$“葛”ka，“渴”k^{h}a，“鴿”kə，“盒”xuo；榮成$_{成山}$“割”白讀 ka，文讀 kɔ，“磕”白讀 k^{h}a，文讀 k^{h}ɔ，“欱”白讀 xa，文讀 xɔ；等等。此外，省內冀魯官話和中原官話均有同樣的白讀 /a/，如利津、德州、濟南、淄川、新泰、金鄉、聊城、臨清等地（錢曾怡等 2001: 73），可見這是廣泛存在於山東的層次。根據龍口、萊西$_{水集}$、海陽$_{省志}$“盒”白讀 xuə，文讀 xə 的現象，兩個文讀可進一步離析，/uo/ 為舊文讀，/o/ 為新文讀。

中古盍韻 *op，曷韻 *ot，合韻早期為 *up，後續併入 *op 而成為咸攝一等的重韻。如果不求甚解地說，白讀 /a/ 可以簡單地用 *op,ot → o → a 加以概括。可是隨之而來的疑問是：為什麼與之平行的鐸$_{開}$韻 *ok 沒有經歷同樣的過程讀為 /a/ ？例如：蓬萊$_{馬格莊}$“各”白讀 kuə，文讀 kə，“鶴”白讀 xuə，文讀 xə，“惡”白讀 uə，文讀 ə；萊西$_{店埠}$“擱”kuə，“鶴”xuə，“惡”uə；等等。同樣地，與鐸$_{開}$韻 *ok 平行的歌韻 *o 也沒有讀 /a/ 的現象，例如：棲霞$_{翠屏}$“歌”白讀 kuo，文讀 kə，“可”白讀 k^{h}uo，文讀 k^{h}ə，“河”xuo，“餓”uo；等等。顯然，元音 *o 隨著不同的韻尾而有不同的表現。兩種讀音類型代表兩個不同的演變方向，其規則可表示為：

(1) o → a/k_p,t
(2) o → o/k_k,∅

事實上規則（1）（2）都是無條件的，不僅見系呈現 /o//a/ 之別，端系亦然，這裡為求直觀列出條件而已。對比規則（1）（2）可知，合盍曷韻白讀的歸派是條件音變，

制約條件是塞音韻尾，發音部位的前後 [± back] 之別決定韻腹的走向，並在失落之前使得原先的區別特徵 [± back] 轉移至韻腹。合盍韻的雙唇韻尾 *p、曷韻的齒齦韻尾 *t 帶有前部特徵 [-back]，通過逆同化使得韻腹前化為 *a。歌韻無韻尾，其元音 *o 與鐸開韻的軟顎韻尾 *k 帶有後部特徵 [+back]，並不具備觸發元音前化的動因。規則（1）適用於所有膠遼官話，規則（2）除萊州、威海以外均適用，詳見 3.1.2 節。

完成了規則（1）（2）的 /a//o/ 分化之後，合盍曷韻從通語引進文讀 *o，是規則（1）下的失而復得。入聲消失以後，合盍曷韻、鐸開韻與歌韻 *o 合流，合盍曷韻舊文讀與鐸開韻白讀的 /uo/ 即可從中導出：

(3)　o → uo/k_#

規則（3）同樣適用於端系，按照薛鳳生（1999: 146）對青島平度的音系分析——“假定這是個一步達成的音變，一個沒有聲母條件的音變似乎是較妥善的解釋”。規則（3）的適用范圍同樣是萊州、威海以外的地區。合盍曷韻新文讀與鐸開韻文讀 /o/ 來自稍晚二次輸入的 *o，是規則（3）下的失而復得。在新文讀 /o/ 與白讀 /a/ 的兩面夾擊之下，合盍曷韻舊文讀 /uo/ 的空間持續遭到壓縮。

3.1.2. 末鐸合韻

鐸開韻、鐸合韻以及與之平行的末韻見系合流為 /uo/ 是青萊片和煙臺的主流，而在萊州、威海兩處，三者關係存在一些特殊情形。以萊州為例，結合劉玥（2020: 26–27）對其內部差異的考察：鐸開韻見組讀 /o/，曉組、影組白讀 /uo/，文讀 /o/，例如“擱”kə，“郝”xuə，“惡”白讀 uə，文讀 ə；鐸合韻、末韻見組、曉組白讀 /o/，文讀 /uo/，影組讀 /uo/，例如“郭”白讀 kə，文讀 kuə，“括”白讀 kʰə，文讀 kʰuə，“豁”白讀 xə，文讀 xuə，影組字很少，參考《十五》“斡”*uo。中古末韻 *uot，鐸合韻 *uok，以上可概括為：

(4)　o → o/k_k
(5)　o → uo/h,∅_ k
(6)　uo → o/k,x_t,k
(7)　uo → uo/∅_t,k

顯然，以上三韻根據聲母的不同而分野。規則（4）（5）表現出見組與曉影組的區別，規則（6）（7）表現出見曉組與影組的區別，暗示見組與影組曾經的發音部位並不相同，亦即軟顎 [+velar] 與聲門 [+glottal] 的差異使得同韻字根據聲母而分化，曉組似介於二者之間。介音的增刪使得三韻的分合關係不如煙臺般直觀。

3.2. 外轉攝合口三等韻

3.2.1. 薛$_{合}$韻精組

中古薛$_{合}$韻 *iot，薛$_{開}$韻 *iat，按規律今讀應當分別為 /ye//ie/，正如登連片西南部與青萊片所見。而在龍口至文登一線以東以北的區域，薛$_{合}$韻文讀與薛$_{開}$韻有別，白讀則與薛$_{開}$韻合流為 /ie/，例如：牟平“絕”白讀 tɕiə，文讀 tɕyə，“雪”ɕiə；棲霞$_{亭口}$“絕”ʧyə，“雪”白讀 ʃiə，文讀 ʃyə；文登“絕”tsiɛ，“雪”siɛ；等等。這種合流現象看似只涉及“絕雪”兩個常用字，未免使人懷疑涉及特殊的例外變化，是孤證。

然而，平行於入聲韻的“薛$_{合}$= 薛$_{開}$”，同攝的陽聲韻同樣存在“仙$_{合}$= 仙$_{開}$”的現象，如蓬萊$_{省志}$“全”ʧʰan，“宣選旋”ʃan；[2] 榮成$_{人和}$“全痊泉”tsʰian，“宣選旋”sian；等等。同理，平行於山攝“仙$_{合}$= 仙$_{開}$”的現象，臻攝也存在“諄 = 真”的現象，如長島“竣”ʧən，“皴”ʧʰən，“旬”ʃən；榮成$_{崖頭}$“俊駿峻”tsin，“旬荀詢循巡殉”sin；等等。文獻裡面山臻攝的記錄亦然，如《詳解》“天”韻部“錢泉”*tsʰian，“先宣”*sian，“人”韻部“進竣”*tsin，“信馴”*sin；《漢英》“鐫”ʧien，“泉”ʧʰien。

《字本》《配音》〈登州〉“絕雪”的讀音雖無法直接獲悉，卻可推導得出，試以〈登州〉的聲韻拼合關係觀之：

表 1 〈登州〉嘶音聲母與中元音韻母拼合關係表 [3]

	*ie	*ye	*ə	*uə	*yə
*ʦ			則	坐	
*ʦʰ			策	錯	
*s			色	索	
*ʧ	姐			爵	
*ʧʰ	且			綽	
*ʃ	舍	說		勺	

〈登州〉車遮 /e/ 有別於歌戈 /o/，據此首先排除“絕”讀為 *ʧuə 的可能。其次，按照煙臺聲母的演變規律，精組開口三等當與知三章合流為 *ʧ，因此可排除讀 *ʦ 的可能。最後，*ʧye 的位置顯然是個空格，因此“絕”只能讀為 *ʧie。至於“雪”讀 *ʃie

---

2 舌葉聲母使得音節由細轉洪 *i→∅/ʧ_，屬於後起的變化。

3 在煙臺文獻擬音裡面，《詳解》等傳統文獻的 *ʦi、*ʦy 等價於《配音》等記音文獻的 *ʧi、*ʧy。前者看不出分為兩組的傾向，視為一組聲母是音位化的處理。後者記錄表層的音值，將其析為 *ʦ、*ʧ 兩組，兩組聲母互補，分別拼合洪音與細音。現代材料如芝罘、萊陽等，洪音拼合 ʦ 組，細音拼合 tɕ 組或 ʧ 組，與《配音》的處理方式相同。

還是 *ʃye 抑或兩讀，則無可稽考。《字本》*tsye、*tsʰye、*sye 雖然都不是空格，但是這三個音節以“拙啜說”為代表字，從用字習慣來說，它跟〈登州〉一樣只用薛韻章組字，一定程度上暗示了精組的/ie/。而且，從陽聲韻 *tsyan、*tsʰyan 兩個空格透露的“仙$_{合}$=仙$_{開}$”也可倒推出“薛$_{合}$=薛$_{開}$”。所以，《字本》這兩種表現均提供了正面證據。《配音》*ʧ 不與 *yen 相拼，而 /ie//ye/ 的音節分佈情況與〈登州〉一致，見 3.2.3 節。

以上構成系統的文白異讀現象，文讀四呼俱全，白讀只有開齊合三呼，撮口呼的消失當從音節結構內部尋找線索。在這些音節之中，齒齦聲母 *ts 具有銳音特徵 [+acute]，傾向於使後元音前化，介音 *i 與韻尾 *n、*t 部位均為前 [-back]，且具有展唇特徵 [-round]，而音節中唯一的後圓唇 [+back, +round] 成分 *o、*u 處於 [-back, -round] 前後包夾的環境之中，繼而被同化為舌位等高的前展唇元音。規則寫為：

(8)　o→e/ts_i_n
(9)　u→∅/ts_i_ən
(10) o→e/ts_i_t

“絕雪”的現象平行於“全宣”，因此圓唇成分的失落當在入聲消失之前。倘若韻尾 *t 先行失落，圓唇韻腹 *o 便不再處於 [-back, -round] 的包圍。音變的制約條件被破壞後，*tsiot 變為開音節以後只能演變為撮口呼。只有在保留韻尾的前提下，入聲韻的音節結構 *tsiot 才能與陽聲韻 *tsion 一致，也就具備了同等的音變環境，繼而走上同步的演變道路。

同時，棲霞$_{觀裡}$的情況值得我們留意，該方言點“旋”ʃian，“俊”ʧiən，“絕雪”卻是 ʧyə、ʃyə，亦即陽聲韻與入聲韻不相平行。這樣的情況極其少見，因此規則的先後順序需要有所調整。棲霞$_{觀裡}$入聲消失在先，規則（10）的條件不復存在，如此薛$_{合}$韻只能讀 /ye/，陽聲韻的圓唇成分之後再失落。包括棲霞$_{亭口}$在內的登連片東北部圓唇成分先行失落，入聲之後才消失，因此陽聲韻 /ian//in/ 與入聲韻 /ie/ 平行。

圓唇成分失落的現象還見於灰泰$_{合}$韻、祭$_{合}$韻、支脂$_{合}$韻、桓韻、魂韻的端系字，其中桓韻相較於其它韻多出元音前化的過程，即桓歡併入寒山：

(11) o → a/u_n
(12) u→∅/t,ts_əi,an,ən

這些音節的聲母、韻腹、韻尾特徵均為 [-back, -round]，其結構與規則（8）（9）（10）類似，合口混入開口與撮口混入齊齒兩種現象演變機制相同，背後運作的規律亦無實質差別。規則（12）屬於登連片的普遍特徵，甚至波及到接壤的青萊片東部過渡地

帶，如萊州、平度北部（于克仁 1992: 8–9）、即墨北部（趙日新等 1991: 3–4）等，直至今日仍幾無例外；規則（8）（9）（10）只局限於登連片東北部，曾經也是轄字範圍很廣的層次，現代則以殘餘的白讀形式存在於底層；二者共同點是均呈現東多西少的總體態勢。“絕雪”兩個入聲字呈現的規則，跟與之平行的陽聲韻規則實為一體之兩面。

3.2.2. 薛月屑$_{合}$韻見系與藥覺韻見系

中古薛月屑$_{合}$韻 *iot，藥覺韻 *iok，兩韻僅在登連片東北部的蓬龍小片、牟平、威海有別，例如：蓬萊$_{南王}$“決”cyɛ，“缺”cʰyɛ，“學”çyə，“藥”yə；乳山$_{夏村}$“決”cyɛ，“缺”cʰyɛ，“月”yɛ，“覺”cyo，“卻”cʰyo，“藥”yo；等等。文獻顯示，早期萊州、芝罘、福山也保持著兩韻的對立，可知歷史上 /ye//yo/ 有別的範圍大於現代。萊州西南部相較於東北部更易受到通語影響，故《字辨》兩韻合流而《十五》《雜字》保持對立，該對立在現代萊州已消失。芝罘、福山早期的對立層次也因作為區域中心的緣故而被徹底推平。

薛月屑$_{合}$韻與藥覺韻今讀的區別在於中元音韻腹的前後差異，追根溯源，韻腹的共時差異源自韻尾的歷時差異。薛月屑$_{合}$韻的齒齦韻尾 *t 部位偏前，[-back] 特徵使得元音 *o 前化為 /e/，藥覺韻的軟顎韻尾 *k 部位偏後，[+back] 特徵使得元音 *o 繼續保持 /o/ 不變。原本前後對立的韻尾 *t、*k 消失之後，作為補償，代之以元音 /e//o/ 的前後對立，規則如下：

(13) io → ye/k_t
(14) io → yo/k_k

登連片西南部與青萊片兩韻合流，至此再無車遮、歌戈之分，可以採用薛鳳生（1986: 43）的方法，從“十三轍”的“乜斜”、“梭坡”各取一字，以“坡斜”指稱合流後的韻部 /ə/：

(15) e,o → ə/y_#

3.2.3. 藥韻精組

就現有調查而言，藥韻精組僅在長島、龍口、牟平存在異讀，白讀歸歌戈合口 /uo/，文讀歸歌戈撮口 /yo/，例如：長島“雀”tsʰuo，“嚼”ʧuo，“鵲”ʧʰuo，“削”ʃuo；龍口“削”suə，“嚼”ʧuə，“雀”ʧʰuə；牟平“嚼”白讀 tsuo，文讀 tɕyuo，“雀”白讀 tsʰuo，文讀 tɕʰyuo，“削”白讀 suo，文讀 ɕyuo。

《字本》《配音》藥韻精組的讀音雖無法直接獲悉，卻可推導得出，試以《配音》的聲韻拼合關係觀之：

表 2 《配音》嗞音聲母與中元音韻母拼合關係表

	*ie	*ye	*ɤ	*uə	*yə
*ʦ			則	作	
*ʦʰ			拆	錯	
*s			塞	鎖	
*ʧ	者				
*ʧʰ	掣				
*ʃ	蛇	說			

《配音》車遮 /e/ 有別於歌戈 /o/，據此首先排除讀為 *ie、*ye 的可能。其次，*ɤ 源自德職莊陌麥韻和戈韻幫組，亦可一併排除。再者，如前所述煙臺的聲韻演變規律，藥韻精組理論上當讀為 *ʧyə，正如〈登州〉“爵綽勺”三字所見。最後，《配音》在 *uə、*yə 位置上的大量空格表明，能夠容納藥韻精組的位置有且僅有 *ʦuə。《字本》“鵲”*ʦʰyo，“削”*syo，而 *ʦyo 卻是空格，可知“爵嚼”讀為 *ʦuo。

藥韻精組為薛合韻精組提供了控制變量法的對照組，在聲母 *ʦ、介音 *i、韻腹 *o 保持一致的前提下，韻尾部位的前後決定了演變的方向：只要韻尾部位為前 [-back]，圓唇韻腹就會向前轉移；只要韻尾部位為後 [+back]，圓唇韻腹就不會向前轉移，反而使得介音 *io → *yo → uo 從前往後轉移。二者合而觀之：

(10') io→ie/ʦ_t
(16) io→uo/ʦ_k

3.3. 前中元音類

3.3.1. 末韻

末韻在蓬龍小片和青萊片沒有異讀，而煙威小片末韻普遍存在兩種讀音類型，且在威海與煙臺的表現存在差異。威海白讀歸車遮 /e/，文讀歸歌戈 /o/，例如：榮成靖海“撥”白讀 pe，文讀 po，“潑”白讀 pʰe，文讀 pʰo，“掇”白讀 te，文讀 to，“脫”白讀 tʰe，文讀 tʰo。煙臺文白讀皆歸歌戈 /o/，白讀為開口 /o/，文讀為合口 /uo/，例如：海陽省志“奪”白讀 tə，文讀 tuə，“脫”白讀 tʰə，文讀 tʰuə；等等。兩相比較，威海的 /o/ 等價於煙臺的 /uo/，而 /e/ 在威海完整保留了下來，是煙臺 /o/ 的前身。煙臺 /o/ 來自後續的中元音中和，詳見 3.3.2 節。

中古末韻 *uot，演變為今讀 /e/ 至少需要三個步驟：介音脫落、元音前化和韻尾脫落。那麼具體順序到底如何？根據規則（11）（12），圓唇成分失落在元音前化之後，根據規則（10），圓唇成分失落在入聲消失之前。因此末韻白讀規則如下：

(17) o → e/u_t
(18) u → ∅/t,ʦ_et

規則（17）（18）機制如下：發音部位偏前的韻尾 *t 先行牽引 *o 水平前移為 *e，作用於任何聲母之後，平行於規則（8）（10）；儘管唇音聲母後的 *u 在表層脫落，如《字本》，然其底層歸根結底仍可視為 *pue；軟顎聲母 *k、介音 *u 均有後高特徵 [+back, +high]，二者相當契合，因而介音 *u 得以保留，正如環翠“聒”白讀 kuɛ、“豁”白讀 xuɛ 所見；除此以外，處於齒齦聲母 *t、*ʦ，非後韻腹 *a、*e、*ə，前韻尾 *i、*n、*t 包圍下的介音 *u 脫落是登連片的普遍規則，前文備述；上述兩步完成以後，塞音韻尾功成身退，最後失落。正如《字本》所見，末韻歸車遮 /e/ 輒與德職$_{莊}$陌麥韻無別。

3.3.2. 德職$_{莊}$陌麥韻

中古後期德職$_{莊}$韻 *ek，陌麥韻 *ɛk。今四韻絕大多數不分，僅有“額”等少數陌麥韻字仍可看出與德職$_{莊}$韻的區別。額，《字辨》*iai 歸皆來，芝罘、牟平等地除歸歌戈的文讀外還有歸車遮的白讀 /ie/，用於“額勒蓋”一詞，有些材料不明本字徑直寫作“夜”或“頁”。兩種顎化的讀音均見於《中原》，理應存在繼承關係或有共同來源，其演變路徑為：*ɛk → *iɛk → iɛ~iai。德職$_{莊}$韻與陌麥韻的區別可以視為底層殘餘，但主流的演變方向始終還是合流，共同起點可表示為：

(19) ek,ɛk → ek

這相當於《韻略易通》（1442，下文簡稱《易通》）“庚晴”韻部的入聲。*ek 此後的演變，音值上表現為單元音與複合元音兩個方向，音類上則分屬車遮、歌戈、齊微三種。

歸車遮。《易通》“遮蛇”韻部僅有齊撮兩呼 *ie、*ye，*e、*ue 的空格正好順水推舟吸引音值相近、同時也只有開合兩呼的德職$_{莊}$陌麥韻 *ek、*uek 以及末韻白讀 *et、*uet 填補。劉祥柏（2023: 447）稱德職$_{莊}$陌麥韻的這種演變方向為“車遮型”，特徵是“歌戈與車遮對立不混，德麥韻與歌戈同樣也保持對立”。在這種類型下，德職$_{莊}$陌麥韻事實上與獨韻無異。這正是威海除乳山$_{崖子}$外絕大多數地區的情形。

歸歌戈。該類型分佈於登連片除威海以外的地區，具體過程是 *o、*ue 先後併入 *uo。第一步如 3.1.1 節所述，煙臺經歷過一步到位、無條件的規則（2）（3）兩種變化，於是 *o 自齒齦聲母 *to、*ʦo 至軟顎聲母 *ko 的位置全部成為空格。雙唇聲母 *po 與 *pe 同理，在音位上可處理為 *puo。因此，*o 已不復存在，而開口呼與之失去對立的 *e 即可視為填補其原先的空缺。第二步是 *ue、*uo 合流，*e、*o 開口呼對立組的全

部消失為德職$_{莊}$陌麥韻 *ue 併入 *uo 提供條件。*ue 的分佈範圍相當有限，僅見於雙唇聲母 *p 和軟顎聲母 *k 之後，因此只需要中和 *pue: *puo 與 *kue: *kuo 兩組對立即可。規則如下：

(20) ue → uo/p,k_#

介音 *u 具有圓唇特徵 [+round]，使得後面的 *e 感染了圓唇色彩，因而車遮 *ue 比較容易與歌戈 *uo 實現中和。而在威海，這樣的中和並不會發生，因為威海的演變方向剛好與煙臺相反，從而構成齒齦聲母 *te: *to、*tse: *tso 和軟顎聲母 *ke: *ko 的系統對立。既然無法在開口呼創造出空格，雙唇、軟顎聲母合口呼 *pue: *puo、*kue: *kuo 的對立自然不會受到空格帶來的中和壓力。因此，煙臺的中和化需要建立在兩個前提下，一是音系內部對立對系統消失帶來的空格，二是以雙唇 [+bilabial] 作為語音基礎。此外，規則（20）的中和使得末韻幫組和見系的文白層次失去區別，而端系與讀同末韻的特字“劣”則因為介音 *u 脫落變成開口呼的緣故，仍可看出原先前元音 *e 的痕跡。

歸齊微。該類型只存在於青萊片。單元音 *e、*o 和複合元音 *ei 的分野，取決於登連片和青萊片兩地介音 *u 的分佈情況。如規則（12）所述，登連片蟹止攝諸韻合口端系介音 *u 脫落，進而佔據 *tei、*tsei 的位置。*e 出於音值接近和互補原則歸車遮以後，在 *ei 的排擠下，後續自然難以複化，因此今讀仍為半低至半高區間的中元音。青萊片僅有少數地區部分脫落介音 *u，其餘絕大多數地區並不執行規則（12），於是齒齦、軟顎聲母位置上 *ei 的空格吸引 *e 走上複化的道路：

(21) e → ei

綜上，膠遼官話曾經普遍具有 *e、*o 前後兩個中元音音位。德職$_{莊}$陌麥韻歸車遮是登連片和青萊片共同的邏輯起點，伴隨著相關音系規則的餽給或阻斷作用，使得後續演變方向存在地域差異，中元音自然而然成為膠遼官話韻母系統內部差異最大之處。在登連片，表現為同一演變方向的四個不同階段。

第一階段 *e、*o 在開合撮三呼對立，繼承自《易通》。該階段保留了德職$_{莊}$陌麥韻的獨立地位，反映了入聲舒化以後，因互補併入車遮且與歌戈中和之前的最早狀態，以威海為代表。加上地處半島最東端的緣故，該地呈現了最古老的中元音韻母格局，中元音韻母共七個：/e//ie//ue//ye//o//uo//yo/。

第二階段 *e、*o 在合撮兩呼對立，體現了 *o、*uo 合流以後、德職$_{莊}$陌麥韻 *ue 併入 *uo 以前的階段，如《韻譜》《字本》《註略》，中元音韻母共六個：/e//ie//ue//

ye//uo//yo/。這種格局方言裡面不多見，乳山$_{夏村}$可能是僅有的例證。乳山$_{夏村}$的 /o/ 是邊緣音位，一者歌鐸韻的表現與煙臺一致，合流為 /uo/，/o/ 大多出現在幫組，個別見系字當是文讀，二者德職$_{莊}$陌麥韻保持獨立。因此，乳山$_{夏村}$/o/ 併入 /uo/ 的同時還保留著 /e//ue/，六個中元音韻母也符合煙威交界的過渡狀態。

第三階段 *e、*o 只在撮口呼保持對立，分佈於煙臺北部的牟平和蓬龍小片，中元音韻母共五個：/e~o//ie//ye//uo//yo/。該階段車遮 *ue 與歌戈 *uo 完成中和，典型代表是《詳解》《配音》《漢英》〈登州〉。

第四階段 *e、*o 徹底合流，分佈於登連片西南部，中元音韻母共四個：/ə//iə//uə//yə/。早期福山、棲霞處於第二階段，芝罘處於第三階段，在規則（15）（20）的作用下，現代則都在第四階段。四個階段總結如下表：

表 3 膠遼官話登連片中元音演變示意表

	開	齊	合	撮
車遮	e ↓	ie	ue ↓	ye ↓
歌戈	o →		uo	yo ↑

青萊片可以分為萊州與非萊州兩大類，因為德職$_{莊}$陌麥韻歸齊微 *ei 的緣故，中元音韻母最多只有五個。萊州早期如《十五》《雜字》*e、*o 在撮口呼保持對立，加之末鐸韻的 *o、*uo 保留至今，中元音韻母保持在五個：/ie//ye//o//uo//yo/。雖然表面與登連片第三階段相同，然而登連片 /e~o/ 與萊州 /o/ 包含的韻類和具體的過程均不相同。在此基礎上執行規則（15），即是《字辨》與現代萊州的情況，約等於登連片第四階段，中元音韻母也是四個：/ə//iə//uə//yə/。萊州以外的青萊片既沒有 /ye//yo/ 的對立，更沒有 /o//uo/ 的分野，因此中元音韻母只殘餘 /iə//uə//yə/ 三個，省併最為激烈，以〈濰縣〉為代表。兩類情況總結如下：

表 4 膠遼官話青萊片中元音演變示意表

	開	齊	合	撮
齊微	ei		uei	
車遮	e ↑	ie	ue ↑	ye ↓
歌戈	o →		（←）uo	yo ↑

縱觀膠遼官話，中元音數量從威海的兩個，發展到煙臺北部不成系統的兩個，減少到煙臺南部和青萊片的一個，青萊片甚至大多只有齊合撮三呼。就地理位置而言，自東向西、自北向南是逐漸簡化的。登連片第一、三、四階段分別對應三種中元音韻

母格局，亦即劉祥柏（2022: 396–401）提出的“兩分型、洪混細分型、合流型”。這也符合近代以來中元音分佈日漸萎縮的總趨勢——《中原》*e 系的先天 *ien、廉纖 *iem，*o 系的桓歡 *uon，與寒山 *ian、*uan 同監咸 *iam 持續中和。待到徐孝（生卒年不詳）《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1606，下文簡稱《圖經》）之時，*e、*o 的對立僅存在於陰聲韻，即該書的拙攝和果攝（薛鳳生 1999: 131–133），相當於登連片第一階段三組對立的態勢。

3.4. 存古類

3.4.1. 覺韻

覺韻包括 /a//o/ 兩種讀音類型，前者為白讀，後者為文讀。白讀 /a/ 在膠遼官話相當普遍，集中在“剝雹捉角”四字，例如：萊陽$_{市志}$“剝雹”pa，“捉”tsua，“角”cia；文登“剝”pa，“捉”tʂua，“角”tsia；等等。此外，有些字讀 /a/ 相對少見，例如：牟平“搉”cʰiɑ，“岳”白讀 iɑ；萊陽$_{姜疃}$、萊陽$_{沐浴店}$“駁”pa；萊西$_{沽河}$“涿”tʂʰua；等等。此外，張祥晉《七音譜 · 卷三》（1936: 14）也有相關記載：“麻樣‘雜擦薩’亦合口無字，而其音則登州人言‘樧戳刷’之音也。”亦即煙臺“戳”的讀音是高密“擦”*tsʰa 讀音的合口呼 *tsʰua。同類現象還見於新泰、淄川、博山、濟南、德州、利津、壽光等地（高曉虹 2016: 49–51），可見覺韻歸家麻也是山東境內三種官話共享的底層。

在中古音系內部，各家大多構擬覺韻韻腹為中元音 *ɔ~*o，鐸韻韻腹為低元音 *ɑ~*ɒ，前者往往比後者更高。而從膠遼官話的實際情形來看，結果恰恰相反，覺韻 /a/ 無論如何總是比鐸韻 /o/ 更前且更低。對此必須重新闡釋：膠遼官話保留了中古鐸覺有別的層次，且音位對立模式有所不同。覺韻從未與其它韻類合流，它填補了陌麥韻高化留下的空格：

(22) ak → ɛk

自此，覺韻 *ak 取得江攝二等的地位，繼續保持與鐸韻 *ok 的分別，入聲消失以後自然與合盍曷韻一併歸家麻 /a/。覺韻與鐸韻歸歌戈 /o/ 是文讀日漸覆蓋的結果，最終使 /a/ 成為殘跡。

3.4.2. 屋燭韻知章組

屋燭韻知章組文讀為 /u/，白讀為 /y/，例如：萊西$_{馬連莊}$“贖束蜀屬”ʂu，“叔淑熟”ʃu；海陽$_{二十里店}$“妯”ʧu，“叔”白讀 ʃu，文讀 ʂu，“屬”ʃu；等等。該層次與《中原》相同。《中原》屋燭韻知章組共有兩組最小對立對，一是入作平“淑蜀孰熟塾”*ʃu 與“贖屬”*ʃiu 的對立，二是入作上“觸束”*ʧʰu 與“畜”*ʧʰiu 的對立，讀為細音者與術韻同音。造成洪細差異的原因是，屋燭韻知章組 *ʧiuk 的洪音化自《中原》至《圖經》仍

未完成，膠遼官話白讀亦然，文讀 /u/ 還沒完全覆蓋演變滯後的白讀 /y/。這本質是介音消失速率的問題。

4. 總結

文章探討了膠遼官話中古入聲韻的九個專題，根據歷史文獻和現代方言的情形，總結出中古以降的演變過程。膠遼官話中古入聲韻的演變，登連片有三大趨勢：第一是後圓唇成分的大範圍消減，表現為 *o 的前展唇化和 *u 的失落；第二是塞音韻尾發音部位的前後決定韻腹發音部位的前後，張光宇（2000: 467）說，“主要元音的發展變化，主要受制於韻尾和介音，偶爾也可以見到聲調和聲母所起的作用。在這方面，韻尾常常必須分發音方法（鼻音、塞音）和發音部位（雙唇、舌尖與舌根）。就發音部位來說，舌根與非舌根的分野（即後與非後的區別）尤其重要”，這當真灼見；第三是 *e、*o 的中和，透過地域上的共時差異可以窺見歷時發展的每個階段。青萊片雖有一些與登連片的共同點，但總體的文白異讀遠不如登連片複雜，大部分韻類的演變方向與通語保持一致。以下根據演變機制的異同將文中所列 22 條音系規則分門別類歸納如下，作為全文的結尾。從中既可找到中古入聲韻在膠遼官話發展的共性，也可窺見內部的顯著差異。

後中元音前化：（1）o → a/k_p,t（合盍曷韻，登連、青萊）；（8）o → e/ʦi_n（仙$_{合}$韻精組，登連）；（10）o → e/ʦi_t（薛$_{合}$韻精組，登連）；（11）o → a/u_n（桓韻，登連、青萊）；（13）io → ye/k_t（薛月屑$_{合}$韻見系，登連、青萊）；（17）o → e/u_t（末韻，煙威）。

後中元音不變：（2）o → o/k_k,∅（歌韻、鐸$_{開}$韻，煙臺）；（3）o → uo/k_#（合盍曷韻、歌韻、鐸$_{開}$韻，煙臺）；（14）io → yo/k_k（藥覺韻見系，登連、青萊）；（16）io → uo/ʦ_k（藥韻精組，煙臺）。

合口介音脫落：（9）u → ∅/ʦi_ən（諄韻精組，登連）；（12）u → ∅/t,ʦ_əi,an,ən（灰泰$_{合}$韻、祭$_{合}$韻、支脂$_{合}$韻、桓韻、魂韻端系，登連、東部青萊）；（18）u → ∅/t,ʦ_et（末韻端系，煙威）。

前後中元音中和：（15）e,o → ə/y_#（薛月屑$_{合}$韻見系、藥覺韻見系，登連、青萊）；（19）ek,ɛk → ek（德職$_{莊}$韻、陌麥韻，登連、青萊）；（20）ue → uo/p,k_#（德職$_{莊}$陌麥韻，煙臺）；（22）ak → ɛk（陌麥韻高化吸引覺韻拉鏈，登連、青萊）。

後中元音分化：（4）o → o/k_k（鐸$_{開}$韻見組，萊州、威海）；（5）o → uo/h,∅_k（鐸$_{開}$韻曉組、影組，萊州、威海）；（6）uo → o/k,x_t,k（末韻、鐸$_{合}$韻見組、曉組，萊州、威海）；（7）uo → uo/∅_t,k（末韻、鐸$_{合}$韻影組，萊州、威海）。

前中元音複化：（21）e → ei（德職$_{莊}$陌麥韻，青萊）。

附錄

語料來源：

一、近代文獻

1. 《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徐孝著，張元善校刊（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606）。
2. 《韻略易通》，蘭茂著，吳允中校（出版地不詳：集義堂，1609[1442]）。
3. 《音韻註略》，張彭緒（煙臺：葆真堂，1851）。
4. 《精集洪武正音字辨》，作者不詳（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約 1860 或之後）。
5. 《配音書》（*Phonetic system of writing the Tengchow Mandarin*），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煙臺：出版者不詳，1872）。
6. 《漢英韻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4）。
7. 《官話類編》（*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2）。
8. 〈北方方言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佛爾克（Alfred Forke），*China Review*，no. 3 (1894)，181–203。
9. 《雜字韻類輯要詳解》，作者不詳（煙臺：出版者不詳，約 1912 或之後）。
10. 《十五音》，作者不詳（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16）。
11. 《字本》，作者不詳（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約 1918 或之後）。
12. 《拜新年》，薇齋懶儂（威海：出版者不詳，1934）。
13. 《七音譜》，張祥晉（濰坊：松石堂，1936）。
14. 《中原音韻》，周德清（北京：中華書局，1978[1324]）。
15. 《韻譜》，牟應震，見顧廷龍（編），續修四庫全書 · 經部 · 小學類 · 第 024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5–126。
16. 《音註雜字》，作者不詳（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年代不詳）。

二、現代方言

1. 蓬萊$_{南王}$、棲霞$_{翠屏}$、萊西$_{水集}$、海陽$_{方圓}$：語保工程採錄展示平臺。
2. 蓬萊$_{省志}$、海陽$_{省志}$：《山東省志 · 方言志》，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114–275。
3. 萊州：《萊州方言志》，錢曾怡、太田齋、陳洪昕、楊秋澤（濟南：齊魯書社，2005），21–66。
4. 芝罘：《煙臺方言報告》，錢曾怡（濟南：齊魯書社，1982），27–66。
5. 牟平：《牟平方言志》，羅福騰（北京：語文出版社，1992），13–45。

6. 長島：《長島方言志》，錢曾怡、羅福騰、孔憲浩，《山東史志》叢刊增刊（1992），29–37。
7. 蓬萊馬格莊：《蓬萊方言語音研究》，洪小熙（濟南：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48–70。
8. 龍口：《龍口方言語音研究》，于鳳（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19–37。
9. 棲霞亭口、棲霞觀裡：《山東棲霞方言音韻研究》，慕悅竹（濟寧：曲阜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5），21–33，93–106。
10. 萊西店埠：《萊西店埠方言與切語研究》，邢軍（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5–33。
11. 萊西馬連莊：《山東萊西馬連莊方言語音研究》，唐笑薇（北京：北京語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17–41。
12. 萊西沽河：《山東萊西方言研究》，崔傳杏（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233–245。
13. 萊陽市志：《萊陽市志》，山東省萊陽市志編纂委員會（濟南：齊魯書社，1995），662–670。
14. 萊陽姜疃：《萊陽方言音韻的歷史層次》，宮欽第（蘇州：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17–29。
15. 萊陽沐浴店：《萊陽（石河頭）方言初探》，欒瑞波（蘇州：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9–22。
16. 海陽二十里店：《海陽方言的語音詞彙研究》，王玉霞（上海：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50–68。
17. 乳山崖子：《乳山（崖子鎮）方言音系研究》，劉佳鑫（蘭州：西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4），12–37。
18. 乳山夏村：《威海方言總攬》，姜嵐（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28–70。
19. 文登：《文登話》，連疆（香港：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06），11–58。
20. 榮成崖頭：《榮成方言志》，王淑霞（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18–48。
21. 榮成人和：《榮成（人和）方言初探》，王蓉蓉（蘇州：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53–75。
22. 榮成靖海：《榮成靖海衛方言語音研究》，劉禹杉（泉州：華僑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28–44。
23. 榮成成山：《榮成及其軍衛方言聲母比較研究》，梁家榮（青島：中國海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46–70。
24. 環翠：《威海方言志》，徐明軒、朴炯春（漢城：學古房，1997），37–69。

參考文獻

高曉虹。2016。山東方言古江攝入聲字的讀音。見漢語官話方言音韻論集，47–57。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Xiaohong Gao. 2016. Shandong fangyan gujiangshe rushengzi de duyin. In *Hanyu Guanhua Fangyan Yinyun Lunji*, 47–57. Beijing: Beijing Yuyan Daxue Chubanshe.

劉淑學。2000。中古入聲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讀音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Shuxue Liu. 2000. *Zhonggu Rushengzi zai Hebei Fangyan zhong de Duyin Yanjiu*. Baoding: Hebei Daxue Chubanshe.

劉祥柏。2022。官話方言歌戈、車遮兩韻的分合。方言 4。395–402。Xiangbo Liu. 2022. Guanhua fangyan Gege Chezhe liangyun de fenhe. *Fangyan* 4. 395–402.

劉祥柏。2023。官話方言德麥韻演變趨向。方言 4。445–451。Xiangbo Liu. 2023. Guanhua fangyan Demaiyun yanbian quxiang. *Fangyan* 4. 445–451.

錢曾怡、張樹錚、羅福騰。2001。山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Zengyi Qian, Shuzheng Zhang & Futeng Luo. 2001. *Shandong Fangyan Yanjiu*. Jinan: Qilu Shushe.

王君君。2023。經眼清代《新編四言雜字》版本辨證及諸本對勘。圖書館學刊 7。88–92, 111。Junjun Wang. 2023. Jingyan Qingdai *Xinbian Siyan Zazi* banben bianzheng ji zhuben duikan. *Tushuguan Xuekan* 7. 88–92, 111.

薛鳳生。1986。北京音系解析。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Feng-sheng Hsueh. 1986. *Beijing Yinxi Jiexi*. Beijing: Beijing Yuyan Xueyuan Chubanshe.

薛鳳生。1999。音韻史與方言研究：平度話中的幾個例子。見漢語音韻史十講，135–149。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Feng-sheng Hsueh. 1999. Yinyunshi yu fangyan yanjiu: Pingduhua zhong de jige lizi. In *Hanyu Yinyunshi Shijiang*, 135–149. Beijing: Huayu Jiaoxue Chubanshe.

于克仁。1992。平度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Keren Yu. 1992. *Pingdu Fangyanzhi*.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張光宇。2000。論條件音變。清華學報 30(4)。427–475。Kuang-yu Chang. 2000. Lun tiaojian yinbian. *Qinghua Xuebao* 30(4). 427–475.

張光宇。2019。漢語語音發展史——歷史語言學的理論與實踐。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Kuang-yu Chang. 2019. *Hanyu Yuyin Fazhanshi: Lishi Yuyanxue de Lilun yu Shijian*. Taibei: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張鴻魁。2007。《十五音》與《韻略新抄》的傳承關係。古漢語研究 2。39–44。Hongkui Zhang. 2007. *Shiwuyin* yu *Yunlüe Xinchao* de chuancheng guanxi. *Guhanyu Yanjiu* 2. 39–44.

趙日新、沈明、扈長舉。1991。即墨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Rixin Zhao, Ming Shen & Changju Hu. 1991. *Jimo Fangyanzhi*.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編）。2012。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 漢語方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Minzuxue yu Renleixue Yanjiusuo, Xianggang Chengshi Daxue Yuyan Zixun Kexue Yanjiu Zhongxin (eds.). 2012. *Zhongguo Yuyan Dituji*, di 2 ban, *Hanyu Fangyan Ju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周賽華。2023。明清等韻圖新探。北京：商務印書館。Saihua Zhou. 2023. *Ming-Qing Dengyuntu Xint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A Research on the Pronunciations of Middle Chinese Entering Tone Rhymes in Jiaoliao Mandarin

Chee-Hin Woo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Jiaoliao Mandarin within Shandong Province, combin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with contemporary survey material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Middle Chinese entering tone rhymes and summarize phonological rules. The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the following issues: MC *He*, *He*, *He* Rhyme within *Jian* Series goes into *Jiama* Rhyme Gro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C *Mo* and *Duo* Rhyme within *Jian* Ser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C *Xue* Open Rhyme and Closed Rhyme within *Jing* Gro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C *Xue*, *Yue*, *Xie* Closed Rhyme and *Yao*, *Jue* Rhyme within *Jian* Ser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C *Yao* and *Duo* Rhyme within *Jing* Group; the evolution direction of MC *Mo* Rhyme; the evolution direction of MC *De*, *Mo*, *Mai* Rhyme and *Zhi* Rhyme within *Zhuang* Group; MC *Jue* Rhyme goes into *Jiama* Rhyme Group; MC *Wu*, *Zhu* Rhyme within *Zhi*, *Zhang* Group goes into *Yumu* Rhyme Group and exhibits two stratum.

Keywords

Jiaoliao Mandarin, Middle Chinese entering tone rhymes, diachronic evolution, phonotactics

通訊地址：北京 海淀區 北京語言大學 北京文獻語言與文化傳承研究基地
電郵地址：tobyhzx@163.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10月26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8月20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9月2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9月15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0月30日